

外国散文精品文库

3
敞开的风景

自然之神的游历

风一色编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外国散文精品文库 老愚主编

自然之神的游历

风一色编

敞开的风景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一九九三·西安

(陕)新登字008号

外国散文精品文库

敞开的风景

——自然之神的游历

老 愚·主编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市陕西师大120信箱)

(邮政编码 710062)

新华书店经销 陕西安康地区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7.125 插页2 字数154千

1993年2月第1版 1995年6月第2次印刷

印数：1—10000

ISBN7—5613—0810—8

I·92 定价：6.00元

序 言

老 愚

散文无限地逼近人的内心，它与我们共呼吸。

散文是生命的停顿与放松，它是自然状态下的灵性的呈现。真正的散文表达着人类智慧、情感和意志的完美和极限，因而，阅读大师们的作品，也就是沐浴、领受和被提升，在一个个竖立的标高面前，每一个人都会不由自主地审视自身，沉思默想中一个微小或巨大的觉悟就可能达成。

外国散文的大海里千帆竞发，色彩纷呈。要从这波涛汹涌的激流里取一勺水，让读者感觉到大海本身的姿态和分量，无异于一叶障目。

但我们既然注定要取这一勺水，那就尽其可能多留些大海的气息在里面。

分十个主题选编外国作家们的作品，力图使读者于消闲时略有兴致。

1992年初冬于北京

目 录

野蜂	〔美国〕瓦尔特·惠特曼(1)
林鸟	〔英国〕威廉·亨利·哈得孙(6)
夏日芳草	〔英国〕理查·杰弗理(10)
夜莺	〔英国〕劳伦斯(14)
动物素描	〔法国〕布封(23)
雾	〔苏联〕伊凡·蒲宁(33)
虫声	〔日本〕永井荷风(41)
夜宿松林	〔英国〕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46)
黎明潮涌	〔日本〕东山魁夷(51)
孟加拉风光	〔印度〕罗·泰戈尔(57)
巨人树	〔美国〕约翰·斯坦贝克(76)
古宅琐记	〔美国〕纳撒尼尔·霍桑(79)
草莓	〔波兰〕伊瓦什凯维奇(96)
五月	〔苏联〕鲍·谢尔古年科夫(99)
大川河的水	〔日本〕芥川龙之介(121)
开阔的天空	〔英国〕拉斯金(128)
归来的温馨	〔智利〕巴·聂鲁达(132)
夜行记	〔英国〕弗·伍尔夫(136)
流浪	〔瑞士〕黑塞(140)
种豆	〔美国〕梭罗(145)
夏之终曲,冬之序歌	〔美国〕霍尔·博兰(159)
落叶	〔日本〕岛崎藤村(163)

阳光与黑夜	〔法国〕儒勒·米什莱(166)
篝火	〔日本〕国木田独步(170)
晚秋初冬	〔日本〕德富芦花(176)
冬之幸福	〔日本〕宫城道雄(178)
草原	〔苏联〕尤·邦达列夫(182)
金毡	〔英国〕麦克斯·毕尔索姆(188)
枕草子	〔日本〕清少纳言(192)
新茶香	〔日本〕田山花袋(200)
秋鸟	〔日本〕川端康成(203)
树林和草原	〔俄国〕屠格涅夫(205)
光和水的春天	〔苏联〕普里什文(214)

[美国]瓦尔特·惠特曼

野 蜂

五月是鸟儿结群、歌唱和交配的月份，是蜜蜂的月份，是紫丁香开化的月份（也是我出生的月份）。当我写下这一段文字的时候，我刚在日出之后进入了野外，往小河方向走去。阳光、馨香、旋律——蓝色的知更雀、草丛里的鸟群和鸫鸟在我四面八方啼鸣不已，好一片喧哗的天籁，那是从喉咙里唱出来的。近处啄木鸟的啄木声和远处雄鸡的啼鸣，是这片天籁的背景。新鲜的泥土的气息，色彩——远处柔和的浅褐与淡蓝，两天来温暖湿润的天气，给小草染上的新的翠绿。太阳在辽阔晴朗的天空升起，又开始了一天的旅程，多么宏伟壮丽的景象！和煦的阳光流溢着，它沐浴着万物，亲吻着我的面颊。阳光似乎有一点热了。

不久我便听到池塘里的蛙鸣，看到野茺萸的第一朵白花，随着是繁茂的数不尽的金色的蒲公英，一大片一大片铺满了四处的地面，还有白色的樱花和梨花。我

蹒跚地走过林边，野生的紫罗兰抬起它蓝色的眼睛向我的脚点头致敬。苹果树新绽的花朵泛着玫瑰色的红晕。小麦地闪着碧玉般晶莹的绿光。暗绿色的裸麦。空气里弥漫着温暖的弹性。矮杉木缀满了褐色小巧的果实。夏天已经完全苏醒。一大群乌鸦哇哇地吵闹，落满枝头。我坐在它们附近，只听得一片震耳的喧哗。

大自然像部队一样排成阵势，在我面前走过。大千世界给了我数不尽的东西，现在还在给我。但是这两天给我最多的还是那些大个儿的蜜蜂，人们叫作“野蜂”的（孩子们叫它们“贱虫子”）。我从农舍往小河走过去（或者说是颠簸过去），我从那一条甬道经过，那甬道两侧是古老的栅栏，栅栏上有很多裂口、缝隙、窟窿，那是嗡嗡飞鸣的毛绒绒的昆虫的最好的住处。成千上万的蜂正在栅栏上下四方飞舞碰撞。当我在路上慢慢走过时，蜂群结成了阵势，陪伴着我。在我清晨、正午和日落时的散步活动中，它们都扮演着最重要的角色，有时竟以我从来没有想到过的方式独占了我身边的风光。它们不是几十几百而是成千上万地飞满了甬道。大个儿的蜂，活跃、疾速，带着巨大的永远时起时伏的嗡嗡声（那声音有时竟能汇合成阵阵呼啸）和一种奇妙的冲击力量撞来撞去，迅速地闪动着，彼此追逐着。这小小的东西给了我一种鲜明的新的感受——力、美、生命和运动。它们是否正在交配期呢？否则，这么大的蜂群，这样的紧张和猛烈，又是什么意思？我总以为跟着我的是某一个固定的蜂群，但是仔细观察之后，才发现蜂群在不断迅速地更换着。

我坐在一株巨大的野樱下书写——偶然的云翳和阵阵

的清风，调剂着这温暖的天气，使它凉爽可人。我在这儿坐了许久，蜂群的嗡嗡的音乐包围着我。数以百计的蜂在我的身边飞掠着、悬浮着、穿梭着——是些身穿浅黄色外衣的大个儿，胖乎乎的身子闪着光，粗短的脑袋，轻绉一样的翅膀——永远发出它们那宏大浑厚的嗡嗡的吟声（这是否能给我们一点启发？能否以这种嗡嗡声作为背景写出一首叫作蜜蜂交响乐之类的作品来？）。旷野、裸麦地、苹果园，这一切都以我十分渴望的方式滋养着我，令我陶醉。两天来的一切：阳光、微风、气温都那么好，真是尽善尽美。这两天我感到十分舒畅，我觉得身体好得多了，精神也宁静安详（然而一个纪念日快要到了，它曾给我的生命带来最沉重的损失和深切的哀悼^①）。

又一次匆匆写下几句话。又一个完美的日子。上午七至九两个小时被包围在蜂阵和鸟群的音乐之中。在苹果树和附近的一棵杉树下面，有三四只背部褐色的画眉，每一只都在快板急腔地欢欣地歌唱。那声音之美妙，真是我从来没有听见过的。我听了两个小时，忘掉了一切，只朦胧地感到沉醉。我注意到几乎每一种鸟在一年中都有自己特殊的时期。有时不过几天——在那个时期里，它们歌唱得特别动听。现在正是这褐背画眉鸟歌唱得最欢畅的时期，也正是蜜蜂声音最动听的时期。它们在这甬道内外飞舞着嗡鸣着。我回家时，又是一大群蜜蜂跟往常一样前呼后拥陪伴着我。

两三个礼拜过去了。在我写下这一段文字时，我正坐在

^① 惠特曼的母亲于1883年5月23日逝世，这里指的就是这个日子。

小溪旁的一棵百合树下。这树有七十五英尺高，正在成熟时期，朝气蓬勃，一片鲜亮的翠绿——多么迷人的形体。每一根枝条，每一片树叶，都是那么尽善尽美。数以千计的野蜜蜂在这树的上上下下飞翔，在花中寻觅甜蜜的花汁。蜂群宏大连绵的吟声形成了整个世界的基调，也形成了我此时此刻的心情的基调。最后我愿从亨利·A·比尔斯的小诗集^①中引用一首短诗来结束本文。

我躺在远处的长草丛里，
醉醺醺的蜂儿从我身边飞去。
蜜酿的美酒早已叫它癫狂，
它喝饱了忍冬花美味的糖浆；
喝成了好一个滚圆的大肚，
金色的腰带再也捆束不住。

玫瑰的蜜汁加甜豌豆的酒，
它灵魂里充满了圣乐悠悠。
温暖的夜里它喝了个通宵，
夜露沾湿了它细腿上的绒毛。
它演出了多少幕可笑的喜剧，
世界在睡眠和阴影里交替。
花朵的杯中有香甜的仙蜜，
它扑过去用焦渴的嘴唇吮吸。

^① 指比尔斯的诗集《拾零》。

光溜溜的花瓣却叫它滑倒，
乱纷纷的花蕊总叫它跌交。
一跟头它跌进花粉的中心，
爬出来滚了身灿烂的黄金。

有一回那几条沉重的毛腿，
站不住了，只因为磕着个花蕾。
它跌进野草丛里躺着嘟哝，
柔和的男低音，可怜的野蜂！

(孙法理 译)

[英国]威廉·亨利·哈得孙

林 鸟

相当一段时间以来，我一直在攀登一座低矮宽阔的平顶小山；当我拨开灌丛，又出现在空地时，我已经上了一片平坦高地，一片四望空旷，到处石楠与零星荆豆杂生的地方，其间也有几处稠密的冷杉桦木之类。在我面前以及高地的两侧，弥望尽是一带广野。那地亩田垄时有中断，唯独那惊人的青葱翠绿则迄无中断，这点显然与新近降雨丰沛有关。依我看来，南德文郡里的绿色实在未免过多，另外那色调的柔和与亮度也到处过趋单一。在眼睛饱饫这种景色之后，山顶上那些棕褐刺目的稀疏草木反而有爽心怡目之感。这块石楠地宛如一片绿洲与趋避之地；我在那里漫步许久，一直弄得腿脚淋湿；然后我又坐下来等脚晒干，就这样我在这里愉快地度过了几个小时，高兴的是这里再没有人前来打扰。不过鸟类友伴并不缺乏。路边丛薄间一只雄雉的鸣叫似乎已在警告我说我已闯入了禁猎地带。或许这

里的禁猎并不严格，因为我便看到我所熟识的食腐肉乌鸦出来为它的幼雏觅食。它在树上稍停了停，接着掠我而过，便不见了。在这目前季节，亦即在初夏时期，当飞起时，它是很容易同它的近亲白嘴鸭分别清楚的。前者在出来巡劫时，它在空中的滑翔流畅而迅速，并不断地改变着方向，时而贴近地面，继而又升腾得很高，但一般保持着约与树齐的高度。它的滑翔与转弯动作略与鲱鱼鸥相似，只是滑翔时翅膀挺得直直，那长长的邻翮尖端呈现一稍稍上翘的曲线。但最主要的区别还在飞行时的头部姿势。至于白嘴鸭，则像苍鹭与鹤那样，总是把它的利喙笔直地伸向前面。它飞时方向准确，毫不犹豫；它简直可说是跟着它自己的鼻子尖跑，既不左顾，也不右盼。而那寻觅肉食的乌鸦则不停地转动着它的头部，好像海鸥或猎兔狗那样，忽而这边，忽而那边，仿佛在对地面进行彻底搜查，或集中其视力于某个模糊难辨的事物。

这里不仅有乌鸦：我从羊齿丛中走出时，一只喜鹊正在吱喳叫着，只是拒不露面；过了一会儿，一只桤鸟又对着我啼叫起来，那叫法在鸟中实在够得上十分独特。对于这聒噪不已的警告与咒骂里所流露的一腔忿激，对于这位受惊的孤客在骇睹其它生物侵入其林中净地时胸头盛怒的这种猝然勃发，我有时倒也能深表同情。

这个小地方的小鸟相当不少，仿佛此地的荒芜和贫瘠对它们也有着某种吸引力。各类山雀、各类鸣禽、云雀以及莺鸟正在飞来跑去，到处遨游，并各自吐啁着不同的佳音，这些时而来自树端，时而来自地上，时而逼近，时而遥远；但

是随着放歌者的或远或近，鸣声上下，也给那声音带来不同的特质，因而所产生的效果真是千声万籁，喑然大观。只有峒鸭总是停留在一个地方或保持着一种姿势，另外每次开口唱时，也总是重复着一个调子不变。尽管如此，这种鸟的鸣叫也并不如人们所说的那般单调。

不久之后，我有了更有趣的鸟来听了——红尾。一只雌的飞下地面，离我不到十五码远；她的伴侣追随其后，接着落在一个枯枝上面，而就这样一个胆怯易惊、生性好动的小东西说，它停留的时间很不算短。它周身羽毛丰满，一动不动地待在熠熠的阳光之下，非常惹人注目，可说是英国禽羽族中心情最欢快，样子也最带异国色彩的了。过了一晌，它离开这里，飞向附近一棵树上，于是啾喉歌唱起来；这之后一连半个小时，我始终凝神倾听着它那每过一阵便重复一番的短促曲调——这是一种从来没有为人很好描写过的特别歌唱。“多练使艺完美”这句格言是不适用于鸟类的歌唱艺术的；因为即以红尾来说，虽然出身于有名的音乐家族，而且歌喉的天赋也极不错，却并不曾因为多练而臻于完美境地。它的歌声之所以有趣不仅因为它的性质特别，也还因为它的出奇糟糕。一位著名的鸟类学家曾经说过，鸟类一般靠两种办法来讨人喜欢，一靠歌喉，二靠羽毛；多数鸟类都是非此即彼，不出这两种途径；另外，长于歌而短于色的族类一旦变得羽毛美艳之后，势必要引起其歌艺的堕落。他这里即是指的红尾而言。但可惜的是，出乎这条规律的例外实在未免太多。例如，即以我们英国岛上的一个鸟族——莺类来说，那些羽毛平常的往往也音调不佳，而那些羽毛最艳丽

的又偏偏都是歌唱妙手——例如金翅雀、鸚鸟、金雀、红雀，等等。但是要人长时间地去听一只红尾，哪怕再多的红尾，而不产生厌烦，却是不可能的，因为它那曲调最多也不过是一阕歌曲的几声前奏——那里面所预示的东西根本未能表达出来；也许在遥远的古代时候它曾一度是个幽美繁富、极具变化的歌唱好手，但如今所残留下来的只不过是当年妙曲的一些零星片段而已。它一开始时滴沥溜转的几个音符往往是极动听的，人们的注意力登时被它吸了去。这包括两种声音，但都很美——即那纯净浏亮、有如泉涌的知更雀式的音调，以及更加柔美和富于表情的燕子式的音调。但是一切也即此为止；那歌还没怎么唱出来便已结束，或者“垮去”；因为多数情形是，这个纯净幽美的开始曲不久便被继之而来的一连串希奇古怪的咕咕唧唧以及破碎不成片段的夹七杂八的混乱声音所弄坏，而且声音又极微弱，数码之外，便听不见。另外，奇怪的是，这些细碎音调最后不仅在这种鸟的不同成员身上很不一致，而且在力度、性质与频率上也很不一致，有的不过单纯一声微弱的鸣啸而已，有的则连续发至六七甚至十来声清晰音响。但整个来说，这些声音的吐放总给人以显然吃力之感，仿佛这种鸟只是在鼓其如簧之舌硬唱下去。

（高 健 译）

〔英国〕理查·杰弗理

夏日芳草

我踏着芳馥的浅草向上走去。而随着每一步的攀登，我的心境的感受范围似乎也更加宽阔；随着每一口清醇气息的吸入，一个更加深沉的渴望正在不觉萌生。甚至连这里太阳的光线也更加炽烈而妍丽。待到我登上山顶，我早已把我的卑微处境与生活苦恼忘个干净。我感到我自己已经一切正常。山顶有堑壕一道，行至其地，我沿沟缓缓而行，稍事歇息。沟的西南边上，一处坡面坍陷，形成裂口。这里下临一带广阔沃野，其中盛植小麦，景色颇佳，周围青山环抱，宛如一古罗马圆形剧场。山间有通路隘口之类一道，折向山南，天际远处则为白云锁闭，不可复见。各处村屯农舍多为林木荫蔽，故此地堪称绝幽。

我这里的确幽静异常，唯与阳光与大地为伍。我躺在草上，开始从灵魂深处与大地、阳光、空气以及那渺不可见的远海慢慢絮语。我想到大地的坚实——我甚

至觉得它将我载负而起；并从身下如茵的绿榻那里传来一种异样的感觉，仿佛大地正在和我交语。我想到那流荡的空气——以及它的纯净，这正是它的美的所在：它抚摸着，并把它自身的一部分也给了我。我又与大海谈话；——虽然它离我很远，在我的想象之中我仍然看到了它缘岸近处的苍翠与远洋深处的蔚蓝；——我渴望获得它的力量、秘密与光荣。然后我又与太阳对语，渴望从它的辉煌与灿烂中，从它的坚韧不拔与不知疲倦的驰驱中，找到那和灵魂相仿佛的东西。我抬起头来仰对着顶上的蓝天，凝视着它的深邃，吸吮着它的绝妙的色泽和芳馥。天上的那些采撷不到的花朵里的浓郁蔚蓝把我的灵魂也吸引了去，使它在那里得到安息；因为纯净的色调能给灵魂带来静谧。凭着这一切我祈祷了：我的灵魂体验到了一种完全不可言谄的感情；相形之下，祈祷反而显得微不足道，至于语言更是这种感情的一个粗糙的标记，只可惜我除此再没有别的办法了。凭着碧蓝的天空，凭着那光透幽径的滚滚骄阳，一个新的缥缈的“以太”海洋正在一天天地展开在我的面前。凭着那环抱宇宙周流八垠的爽气清氛；凭着那喧腾在岸边的大海——近处雪浪翻舞的碧海与远洋的深海；凭着载负着我的坚实大地；再凭着芳馥的茴香，它们的小花我常抚摸；凭着芊芊芳草；凭着那经手一搓便顺指滑落的粉松白垩，我祈祷了。我搓搓土块、草叶与茴香，吸吸周流寰宇的澄鲜空气，想想大海与苍天，伸伸手臂来让阳光爱抚一番，并俯首在草上以示虔敬——我正是这样来祈祷的，这时我衷心盼望这样或许能接触到那个更较上帝为高的不可言说的世界。